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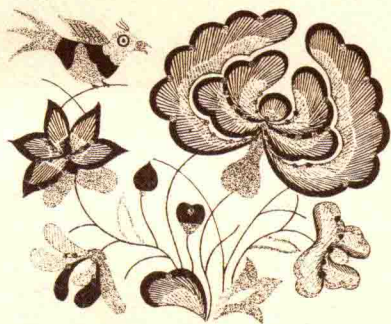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善炬

x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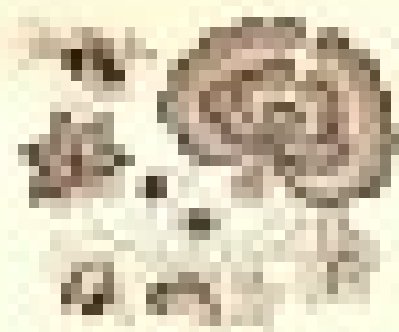
新闻作品选

xinwenzuopin xuan



2 张善炬新闻作品选

张善炬新闻作品选



张善炬新闻作品选

张善炬 著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善炬新闻作品选/张善炬著. — 贵阳: 贵州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—7—5456—0357—6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3596 号

张善炬新闻作品选

张善炬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0851—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阳天马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字数 9.125 印张 20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56—0357—6 定价:26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甘荫塘干平路114号 电话:0851—5666178 邮编:550002

大真无争张善炬

胡舒立

2009年8月初,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,凡五十余人,在青岛聚首。蓝天碧海之间,抚今追昔,无远弗届。很自然,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。知道他七年前患了癌症,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抗争,似乎还好。

大家突然沉寂了。真的还好吗?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,我们商定来年再聚,还商定,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,看望善炬。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,一人一段话,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。

果然。未几就有噩耗传来,8月24日,张善炬与世长辞。那天,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,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帖:“各位同学,现在,下午四点刚过,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,向善炬安详鞠躬,默哀。”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,即起即行。

同窗情深,自不待言。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,思念之甚,关爱之殷,痛惜之切,又岂是一个“同窗情深”可以说尽!

—

新闻系,文人齐聚。1978那一年,全系两个班计70人,最年长者31岁,最年幼者16岁。在学期间朝夕相处,同学们乐则乐矣,亲则亲矣,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,写作至上,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,文人相轻就是常态。写作基础课上,小说、散文写出来;新闻采访课中,消息、通讯拿出来;然后是编辑训练,拼标题制作;再是评论写作,比文字激扬……一时间,在我们那里,没有谁真的会觉

— 1 —

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。

不过，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“第一支笔”，其作文、作业争相传阅。这就是张善炬。善炬来自贵州，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平素低调寡言，不争风更不炫耀。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，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。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，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一篇作文，是关于开放言论禁区的建议。

大学二年级时，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。

那是1979年秋，正是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改革开放的前夜，申讨冤假错案、呼吁民主是时议主要内容。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，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，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。

11月底某日，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小文，署名“长工”。文章不很长，仿秦相李斯早年的《谏逐客书》写成，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，高处立论，宽处行文，很具说理性。

文章先是坦言：“值今樊笼方开，言路初通，文革创伤，余悸犹存之际，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，塞堵言路之门，将使民望而却步，退而不敢开口”；进而激辩：“且人之有心，思也；人之有口，言也，拆其墙，毋能禁其言；禁其语，毋能钳其心。昔四人帮堵耳、钳口、蒙眼、割颈、砍头，何术不用其极，然终无补于事。古人云：‘只闻忠善以损怨；不闻作威以防怨，’前车之鉴，宜应戒之。”再有劝喻，列举古人先例后论道：“而今公仆治国，理当胜越古人，现文件宪法，无不大书民主，电台报章，亦在鼓吹鸣放。望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”

“长工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。文章引起轰动，被同学们当场点评“大胆文章，切中时弊，一片忠心，光可鉴人”。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。当然，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的墙上取了下来。

整个事件中，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只见善炬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，勤学苦思。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，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了全国好通讯二等奖。

张善炬新闻作品选

张善炬 著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大真无争张善炬

胡舒立

2009年8月初,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,凡五十余人,在青岛聚首。蓝天碧海之间,抚今追昔,无远弗届。很自然,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。知道他七年前患了癌症,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抗争,似乎还好。

大家突然沉寂了。真的还好吗?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,我们商定来年再聚,还商定,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,看望善炬。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,一人一段话,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。

果然。未几就有噩耗传来,8月24日,张善炬与世长辞。那天,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,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帖:“各位同学,现在,下午四点刚过,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,向善炬安详鞠躬,默哀。”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,即起即行。

同窗情深,自不待言。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,思念之甚,关爱之殷,痛惜之切,又岂是一个“同窗情深”可以说尽!

—

新闻系,文人齐聚。1978那一年,全系两个班计70人,最年长者31岁,最年幼者16岁。在学期间朝夕相处,同学们乐则乐矣,亲则亲矣,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,写作至上,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,文人相轻就是常态。写作基础课上,小说、散文写出来;新闻采访课中,消息、通讯拿出来;然后是编辑训练,拼标题制作;再是评论写作,比文字激扬……一时间,在我们那里,没有谁真的会觉

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。

不过，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“第一支笔”，其作文、作业争相传阅。这就是张善炬。善炬来自贵州，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平素低调寡言，不争风更不炫耀。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，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。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，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一篇作文，是关于开放言论禁区的建议。

大学二年级时，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。

那是1979年秋，正是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改革开放的前夜，申讨冤假错案、呼吁民主是时议主要内容。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，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，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。

11月底某日，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小文，署名“长工”。文章不很长，仿秦相李斯早年的《谏逐客书》写成，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，高处立论，宽处行文，很具说理性。

文章先是坦言：“值今樊笼方开，言路初通，文革创伤，余悸犹存之际，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，塞堵言路之门，将使民望而却步，退而不敢开口”；进而激辩：“且人之有心，思也；人之有口，言也，拆其墙，毋能禁其言；禁其语，毋能钳其心。昔四人帮堵耳、钳口、蒙眼、割颈、砍头，何术不用其极，然终无补于事。古人云：‘只闻忠善以损怨；不闻作威以防怨，’前车之鉴，宜应戒之。”再有劝喻，列举古人先例后论道：“而今公仆治国，理当胜越古人，现文件宪法，无不大书民主，电台报章，亦在鼓吹鸣放。望言必信，行必果。”

“长工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。文章引起轰动，被同学们当场点评“大胆文章，切中时弊，一片忠心，光可鉴人”。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。当然，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的墙上取了下来。

整个事件中，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只见善炬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，勤学苦思。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，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了全国好通讯二等奖。

二

按今天的标准,无论是内部墙报、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,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,都让人无法想象,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,善炬一篇教室内部墙报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。

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,也并没有想到。

记忆之中,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。他1982年毕业后回贵州,分配在贵州日报。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,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,竟是因那篇墙报小文改变了命运。

那是2006年3月,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,甘老师告诉善炬:“别离多年,常想到你,如果不是当时‘左’派干扰,我是力主留下你的,如果真留下,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,不过有这二十年的边境锻炼,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。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。”

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,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。不过优秀如善炬,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,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惋惜。后来,至少在80年代,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,成就斐然,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,有了如甘老师所说的那种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之喜。

80年代的贵州日报锐意进取,编委会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,识之用之。短短八年,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,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,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。

80年代的贵州,出过两位省委书记,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瞩目的人物。先是1983年至1985年7月的省委书记朱厚泽,继是1985年7月到1988年12月的省委书记胡锦涛。善炬不负机会眷顾。他采访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,传播国中。

纵如此,学生时代的一篇小文,还在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阴影。

据贵州日报原社长刘学洙后来回忆,1988年,贵州日报决定启用张善炬,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。正待上报省委之时,报社接

获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一信，强调其“文字水平较高，但思想上需要提高”，“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”云云。随信附有那篇小文的抄件。由于此函件，善炬进入编委会上报后未获批准。

后来，刘学洙查看善炬所有档案资料，写出一份 4000 多字的复查报告，为他再行申报。省委正式批复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编委。

三

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，他当上编委后不久，一波急风暴雨骤起。那年他 40 岁，铁定的贵州日报“第三梯队”成员，前途无量。是夏，他受到留党察看处分，还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位。

1992 年夏，我有机会去贵州，到善炬家中相见。那时，他在报社图书室当资料员。我问他，为什么？他淡淡一笑，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贵州日报内部刊物《报人园地》，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，题：《记者的快乐与痛苦》。

是夜，我捧读此文，夜不能寐。这篇短文，一如善炬早年作品，出自胸臆，真切精当。“记者的痛苦，是一种职业的痛苦。”他说，“我想，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、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、感情的痛苦。”

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，“失落的痛苦”，“遗憾的痛苦”，“压抑、失职的痛苦”，“还有卑下的、丧失人格的痛苦”……

他叹道：“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，回首前四十年，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，痛苦地闭上眼睛篡改历史。历史会报复新闻的！”

文章结尾：“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：即人民满意、历史认账，那么，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，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、幸福的职业。”

我反复念诵此文，泪如雨下。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。

1992 年以后的中国，春回大地。我所在的中华工商时报有老报人丁望领队，走在时代前列，开放而奋进，生机勃勃。贵州归来，

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。此主张,得到丁望赞同。

1992年底,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。还记得他临走的那个下午,北京天气清冷。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。临时得知火车晚点,在候车室盘桓多时,后来终得登车。列车徐徐启动,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。其景其情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不想,善炬最终没有来。

想来是因为与贵州日报有太多的感情牵扯,善炬选择了留下。后来我们知晓,1993年8月,他在报社获得了新的机会,参与创办《今日都市》,主持编辑部工作。

这是1993年,中国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。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,很快闯出第一步。

四

1993年以降,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。经济改革大步挺进,互联网横空出世,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,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。

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,越办越火。报纸从内刊号变成公开刊号,进而更名为《贵州都市报》,扩至32个版,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。善炬任副总编辑,一干七年,呕心沥血。1997年,他获得了早就应当属他的高级编辑职称。2000年6月,贵州日报新创办《西部开发报》,善炬调任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,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,重授“正处级干部”身份。

《西部开发报》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。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,昼夜不舍,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,报纸采编迅速向全国铺开。可惜好景不长,新报创办未及三年,善炬就病倒了。2003年8月,他被确诊为淋巴瘤。

这一不幸的消息在2004年前后传到同学中。众皆黯然。我们心痛,但又不敢去电话细问。只每有同学去贵阳,便托付去看善炬。几年下来,听说他抗过了疾病,渐渐好了。不过还是担忧。

那些年,是我和大明在《财经》,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,世平在

东方网,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,等等,一千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。贵州高原很远,但同学们都在眺望,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。

事后,从贵州日报同事的回忆中,我才知晓以下情形:

善炬患病后,被迫离开《西部开发报》领导岗位休息治疗。治病间歇中,善炬先是回到熟悉的都市报,也常去办公室,给前来讨教的年轻人讲讲业务。后他又被调回日报总编室,当了“调研员”。

此后,善炬主要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。他以抱病之身撰写了数篇论文,还重新与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。

曾经沧海的善炬,对工作中的小不顺遂,或个人的迟到荣光,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。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,他的癌症再行反复,又转入恶化。直到2009年8月,他溘然长逝。善炬生于1949年,去世时不满60岁。或许不算巧合,善炬的生日是11月8日,与中国记者节同日,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……

善炬的离去,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善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,总喜欢看同学们的合影,反复读同学们的祝福卡片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。

在唁电中,同学们称善炬为“大写的新闻人”,“志士、猛士、战士”。还有一份网页帖文《善炬如炬》,这样写道:

“有大师云,真话不全说,假话不能说。虽可理解,但不能钦佩。仅是屈从世事,保存自己的哲学。善炬则喜欢‘黑白分明’(见他的毕业照片留言)。竭尽毕生精力,追求真理真实真相,虽时有碰壁但不屈不挠,其境界不敢说胜于但绝不逊于大师。”

这些话语,句句发自内心。无论人生如何起伏,历三十载不变,我们总在仰视善炬。

近些年来,我没机会去贵州,无法与善炬当面交流。从同学们的各种转告中,知道的也只是他的乐观豁达。不知这位从来才华横溢、志向高远的老同学,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对自己的一生是何种感慨,何种情怀?

最近读刘学洙前辈的回忆文章,谈到2007年春节,善炬与妻子去看望他,送一挂画,上题:上善如水,大真无争。

此题,典出自老子的“上善如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显见,“大真无争”四字,是善炬自己化出来的。

我顿悟。这就是张善炬,是他最终理解的人生——大真无争。

(此文写在人大新闻系 78 级学生毕业 30 周年之际,并为张善炬新书做序)

(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,财新传媒总编辑)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新闻研究

- 1 论客观报道
- 13 记者应当是专职的调查研究工作者
- 23 杂议读报
- 25 谈舆论监督的主体
- 28 知名度——记者的追求
- 33 碰碰“说不清的问题”
- 38 顺应时代 融入生活 把握市场
——贵州都市报定位谈
- 46 西部开发报的市场分析与对策
- 55 办一张权威的新闻大报
- 59 “新闻传媒市场化”不符合中国国情
- 64 拜托,留住细节!
——一个“老记”遗憾之后

二 通讯特写

- 86 遵粳三号育种人
- 93 春蚕到死丝方尽
- 95 丰收后农民的喜与愁
——遵义地区农村见闻
- 103 新生产力的挑战
——余庆松烟“桂花风波”的前前后后

目 录

- 114 家庭风波的背后
——访桐梓县加工专业户成克坤和他的父亲
成荣学
- 118 宁波纪行
- 128 访鲁布格水电站工地
- 139 要为教育办实事
——随行漫笔之一
- 143 思路要宽 步子要实
——随行漫笔之二
- 148 灾年的思索
——随行漫笔之三
- 153 一篇两年前没有发表报道
- 166 罗甸早菜之战
- 177 荔波土花布走向新天地
- 183 祖国领空筑屏障
——记雷达设计专家王小谟
- 191 从一度受挫折到出现新转轨
——收烟季节农村纪行
- 196 “海南热”反映知识分子呼唤加速改革
- 200 贵阳中巴出租大写意
- 208 高原托起一片新天
- 214 跨世纪的工程——贵阳城建巡礼
- 三 随笔杂谈
- 227 满城鲜花

目 录

CONTENTS

- 229 指导方针决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
- 231 国庆节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
- 233 破除“不犯错误不下鞍”旧观念
- 235 虽然是些小事
- 237 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
- 239 首都青年喜欢独立思考
- 241 新式厕所与文明
- 243 今秋流行歌“让世纪充满爱”
- 245 “高调”不能再唱
- 247 吃瓜子“学问”与对外开放
- 249 和谐气氛
- 251 应当好好宣传贵州
——访荣获国际旅游片金奖的《中国西南行》
导演那京和
- 253 我想当中国的阿信
- 附录
- 255 上善若水 大真无争/刘学洙
- 264 张善炬同班同学唁电及网页悼文(选录)
- 272 女儿张欢代表家属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致辞
- 275 千缕清风
- 276 后记(编者)